

濠河引长江之水入南通城,原是城市的护城河,对古通州城即现在的老城区呈环抱之势。如今的城市已经扩大到濠河以外的周边,于是,濠河成了南通城中之河,城拥水,水抱城,城水一体,构成了南通一道独特的风景。

沿着濠河堤岸漫步,一步一风景,一处一园林,正可谓城在水中坐,人在画中游。

这国家五A级的南通濠河风景区,内外河岸线四十华里,无论哪一座亭阁,无论哪一块绿地,坐一坐,歇一歇,满目水城色彩,要把那一道道景说出来,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

还是来说一说濠河代表性景区:东、西、南、北、中五公园。南通的五公园,是中国园林从封闭自守的私家花园向近代开放的公共公园转化的标志。

这就要说到五公园的建造者张謇了,其实,说到近代的南通,便必须要说到张謇。

张謇是晚清的状元,谁都知道科举不易,童试考秀才,乡试举人,会试再殿试考进士,要成一等一甲第一的状元,须熬多少岁月的寒窗,须经多少磨练的沉浮,或许便钻在古书中变腐儒,或许便陷在八股中成傻迂。张謇却清醒地看到清廷的腐败没落,很快地辞离宦途。现今挂在濠南别业客厅正中的,戴着笠帽打着锄头的张謇像,就是当初他请人画的。当然,张謇并不是想回南通海门老家务农,他是想踏实地做实事,主张实业救国。

这位科考第一的状元,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上,他是轻纺工业第一的实业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他第一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他在南通进行城市建设的30年中,使原来的南通小县城,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我对历史人物感兴趣的往往是他们的生活细节。张謇不但是诗书传家,且有生活情趣,他颇在意“食”,将烹饪纳入了他所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的课程中,这也是自古未有,当属第一。

濠河中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是南公

园,岛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幢中式楼房,是张謇当年为其兄70寿辰所建。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那个年代,因战争、灾荒、疾病等种种原因,中国人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张謇邀请了城内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来南公园聚餐,年龄总和超过千岁,故将庆寿宴的楼房取名“千龄观”。

在寿宴之上,张謇让大厨做的头道菜,是“海底松炖银肺”。成菜的海蜇头形似松枝,猪肺色白如银,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汤清味醇,实为老年人的可口佳肴。张謇平时饮食却是自然随意,特别喜爱的是一道家乡的土菜:“盐齑烧豆瓣”。大头菜咸菜加剥皮的沙地蚕豆瓣,既便宜又养生。

濠河公园桥南有着张謇开创的南通博物院,这也是张謇的第一,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博物院,比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早了十多年,

在南通博物院中有一座欧式建筑,挂牌濠南别业,是张謇在南通的第一处住宅。濠南别业门前,矗立着张謇和梅兰芳的古铜色塑像,仿佛他俩正在讨论戏剧或赋诗唱酬。在这座别墅主楼的门楼两边,是张謇亲手种植的两棵树,一棵是紫藤,一棵是银藤,两棵树的藤蔓顺门楼向上,环绕于二楼阳台的铁架上,每年五月仲春,藤上开满花,紫藤开的是紫花,银藤开的是白花。至今冬里,门楼上依然爬满着绿绿的充满生机的枝叶。

在南通博物院隔河相对的是新建的南通城市博物馆,是一座新型的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博物馆。博物院与博物馆的建造时间相差一百年,在濠河上连着它们的一座桥,便称作世纪桥。

濠河的灯光亮了,濠河游还是坐船夜游最好,顺流看濠东绿地像是一幅用灯光渲染出来的绿色画卷;看观景广场南侧用黄色镁钠灯勾画出的亭台楼榭;看西南景区桔红色灯光勾画的濠西书苑“五亭”:“长虹”、“观月”、“鱼乐”、“濠濮”、“薰风”;而文化广场的东广场以艺术灯柱、扇形玻璃地灯等为特征,有空中玫瑰、城市之光电脑灯等5100盏之多,使人有如梦如幻之感。

经灯光的烘托,夜濠河就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翡翠项链”。

## 濠河游

储福金



## 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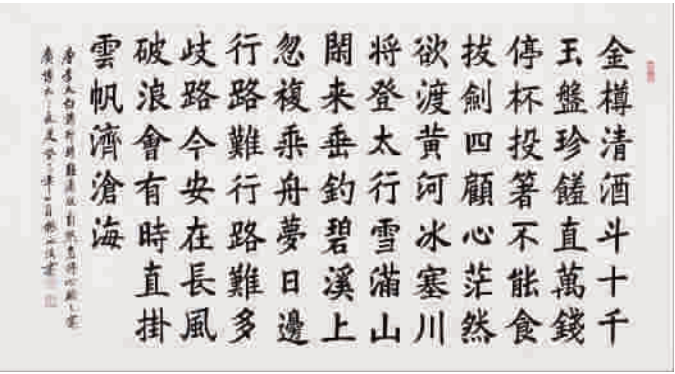
邓伟志

对有些局长来说,你若是不称呼他“局长”,他会不高兴。想不到贵阳建建局长却不承认自己是局长,问他“是局长吗?”他回答说:“不是。”问他:“不是局长为什么坐在局长室?”他说他是来局长室看材料的。这局长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局长呢?是他不摆谱吗?不是。是他谦虚吗?不是。那为什么呢?这要看问他的人是谁?

问他是不是局长的是电视台记者。不是有些局长很喜欢记者谈他的政绩吗?他这局长怎么如此例外呢?“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就能想得出这局长大约是政绩欠佳了。

政绩欠佳的局长怕记者,这也反衬出新闻监督的力量之大了。人要脸,树要皮。过去流传过一个说法,叫做“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在报上公开批评好比“洲际导弹”。坏话传千里,不只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是被千万只眼睛盯住。几年前,德国有位总统在末当总统的时候,喝了两杯啤酒没付钱,被一家报纸兜了出来。总统不服气,说要“法庭见”。接着媒体又披露出他当年向朋友买房子时,打了折扣。没等到在法庭见,总统便无奈之下辞了职。总统是自动辞职,确切些说,是被新闻界罢的官。

从前,称新闻界是“无冕王”,后来不大了,也许是因为有点过分。殊不知任何恰当的比喻都有不当之处。“无冕王”一说并不过分。今天称新闻界是“二纪委”,是“猎虎枪”,是“苍蝇拍子”也未尝不可。抛弃“无冕王”多少有削弱新闻监督职能的味道。



书法

杨永法

这个题目似乎有些幼稚,好像是对小学生说的。的确,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虽然那时“读书无用”甚嚣尘上,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是像老和尚念经一样挂在嘴边的。

我1965年9月上学的,到1977年高考,中间的12年中小学教育实际是缺位的,以写批判文章代替考试,没有升升级制度,更可笑的是,我读了7年小学,4年中学,最终还没搞懂自己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然而在1977年,我还是通过选拔,从农村回到了城市。在这12年中,我还是有“学习”的,那是自学,是瞎看,每抓住一本书,都如饥似渴,尽管前有破损后有缺页,只要有文字的地方,都仔细掰开,添加想象,以求贯通。

华师大夜大的5年,是我十分珍惜也是值得长久回味的。那时,我年轻,我充实,我好奇,我“天天向上”。那时我在徐

某一天,接到德国领事馆一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是受文化参赞之托,邀请我参加在成都“老书虫”酒吧的一个对谈分享活动,嘉宾是一位德国女导演。

我当然很乐意。“老书虫”的活动我已经参加过几次了。好多年前,跟着朋友第一次到成都人南立交旁边的老书虫酒吧,第一次见到老板、爱尔兰人彼得。老书虫是一个兼有书店性质的酒吧,以外籍人士为主要客户群,在中国内地有三家,分别在北京、苏州和成都。

彼得和他的团队热爱文学、艺术、音乐,酒吧里充满了书架,每天晚上都有各路乐队来此演出。可能这里最大程度地聚焦了在成都的老外们,当然还有不少操持某一种外语的

## 严文井为何不登泰山?

戴永夏

记得第一次采访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严文井时,他一听说我是山东人,就仿佛见到“老乡”似的热情地问起山东的情况,并对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泰山等风景名胜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深情地说:“我小时候读《老残游记》,就很向往这些名胜,盼着能有机会亲眼去看看。可是,‘四清’运动中我几次经过济南、泰安,跟这些名胜擦肩而过,却一直未能下车了此夙愿……”接着,他便给我讲起这段沉重的往事……



那是1964年深秋,严文井带领中央文化部门的一批干部到曲阜搞“四清”。身为团长的他,也跟其他队员一样,住到贫下中农家中,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农民的生活很苦,严文井所住的那家老少三代五六口人,吃的是地瓜面煎饼菜糊糊,几乎连咸菜都吃不上。每当吃饭时,房东便端上几个腌红辣椒,专供这家的老爷爷和严文井下饭,别人一律不准吃。“看着孩子们眼巴巴地盯着红辣椒的目光,我又怎能吃得下去?”说到这里,严老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们已解放十多年了,农村还这样穷,农民生活还这样苦,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沉重。所以尽管几次从曲阜回北京都经过济南、泰安,但想想还有那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我又哪有心思去逛名胜、登泰山?”

## 桃丽丝·多利的夜晚

洁尘

中国人,我每次来到这里,都会有强烈的异域感,但这种感觉一点都不会让人产生被排斥的感觉,酒吧轻松的氛围,四周环绕的无数的书,还有好听的音乐,都让人心下一暖。

那天的对谈活动定于7点半开始,6点半的时候,我从家乘车出发前往老书虫。在车上接到闺蜜、成都著名的访谈记者孟蔚红的电话。她当天晚上也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小红电话里问,你说的那个要来的德国女导演叫什么呢?我说,通知我的姑娘也不是



很清楚,只是告诉我叫Dorrie。小红说,Dorrie?会不会是Doris Dorrie?我回说,桃丽丝·多利?我想过的,我觉得不会是她,哪有这样的趣事?小红说,那万一是她呢?我说,万一是她,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了呗。

我跟小红是二十年的闺蜜兼口味惊人一致的影友,我们都非常喜欢桃丽丝·多利的《樱花盛开》。接完小红的电话,我心里突然嘀咕开了,真的,万一真是桃丽丝·多利呢?!那怎么办?晚上我要和她对谈,可我一点没准备,因为主办方告诉我就是一个漫谈活动,没什么特别的主题。我一下子就有慌了。

在2013年的下半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女导演主题的电影随笔集《焦糖——洁尘的女人影1》,其中一篇《德国和高纬度性格》中,我谈到桃丽丝·多利和她的《樱花盛开》,“……德国女导演桃丽丝·多利也是小津安二郎的倾慕者。在对小津的崇拜方面,比她更为人所知的是维姆·文德斯。文德斯称小津为其‘电影上的父亲’,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寻找小津》,忧伤无措地想用镜头捕捉1960年代属于小津的东京景象……但就剧情电影来说,桃丽丝·多利可比文德斯更多更好更逼真地采了小津的气。2008年春天上映的《樱花盛开》,让众多影迷为之倾倒。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电影佳作。

我喜欢《樱花盛开》这部电影讲的道理,那就是好时光一去不复返。就是这样的人生旅程就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只是,有的人在这段下坡路上也能多少瞄得几眼不错的风光,我喜欢《樱花盛开》这部电

## 咏梅花

严志明

寒梅傲霜吐艳芳,繁朵风骚对天昂。墨客故里数梅花,残雪梦里藏暗香。梅花斗霜永无止,孤芳留香醉天堂。不待春来谁来报,惟有雪梅春阳。



摘得几朵美丽的花儿,而有的人就干脆一路朝下,不管不顾,一点也不留恋往返,径直走下去就是了。前者并不一定比后者更快乐,因为那是幻觉;后者也不一定比前者更睿智,因为连幻觉都丧失了。我喜欢《樱花盛开》,就是因为,它呈现了幻觉的色彩,也呈现了生命的本质。”

一路嘀咕着到了老书虫,笑答可掬迎面而来的有德国领事馆的文化参赞、工作人员,最显眼的是一个身高接近一米八的一头雪白短发的气场无比强大的中年女人。天啦,真是桃丽丝·多利!!!

桃丽丝非常亲切,走过来和我拥抱,亲吻我的面颊,还说已经认真读过了德国领事馆提供的关于我的资料,很开心晚上和我一起聊天。我惊喜得只会连连说“Nice to meet you”。

活动时间快到了,德国人做事一向严谨,会准时开始。我抽空赶紧去搜寻一下,看能不能在老书虫里找到《焦糖》。果然有。我拿到书,翻到有桃丽丝的肖像和《樱花盛开》海报的那一页翻开给她看,她发出了惊呼声,然后紧紧地抱住我,那是一个艺术家在遥远的中国找到知音的开心。

那个晚上当然有的聊了,不需要任何准备。

我把《焦糖》送给了桃丽丝,在扉页上我用英文写了献词,最后一句是“I love you!”。《樱花盛开》是我非常迷恋的一部电影,我真爱她。

那个晚上,小红对我一摊手,说,姐,天上可不是就掉馅饼了嘛!



里,还带着我的那封信。有一届毕业班,他们每人把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誊写在一起组成一册,说,老师喜欢好文章,送给老师留念。

在我心中,有许多老师,他们教育了我,我也希望把我最好的留传给学生。

2013年7月,我送走了生命中最后一届高三学生,开始了退休生活。以前是6点半起床,7点钟到校,周六是铁定在家批改试卷的,如今是“赋闲在家”了。干嘛呢?我还会干嘛呢?以前让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如今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喜欢周圣伟老师的“人若有情心不老”,用情去看世界,用心去悟生活,我们依然年轻。

已届花甲,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和培训,明请看本栏。

夜大春秋